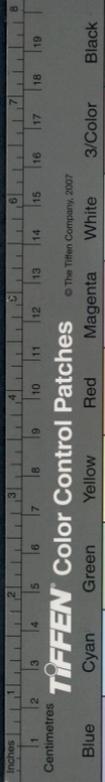


足賴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審征則民不後表
是○破不族獲則民不偷則民相與不苟且也○山濶各致其時則
民不苟陸阜陵墮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強牲
不略則牛羊遂○葵立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
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勞實謂尔伯
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
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爾咫尺又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
曰尔無下拜恐爾越于下以為天子羞爾也越失也遂下拜并
受命賞賂大裕龍旂凡旒渠門亦旆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
侯各有大人膠交之亂二君殺於國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
之謂立衛公而處魯也○翟人攻邢桓公禦夷衛以封之男女不繼
牛馬變其畜見強畧也○翟人攻衛衛人出於子曹桓公滅
楚立以封之其畜散而無管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聞
焉以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動謂救患分災也○是救諸

侯歸之寧若而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故天下諸侯皆歸焉以為幣輕寡以為奉○奉稱也○所以歸王之藩
也○鹿皮四角諸侯之使重幣而入○垂言空而來也○細載而歸故向
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就許桓公宴之取
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
施恩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調遂而不有也○諸
侯稱歸焉謂以軍威之也不有也○分諸侯也○通齊國之魚豢于
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焉○施利廣也○藥梁
茲安貧夏領益立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示權于中國也○數大成定三華
隱五刃定莫也○隱裁也○胡服以濟河而無怵傷焉○為文事勝矣是故
大國慚愧小國協附
晉國語武公伐冀救哀侯止染其子曰毋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今子
為上卿制晉國之政碎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主之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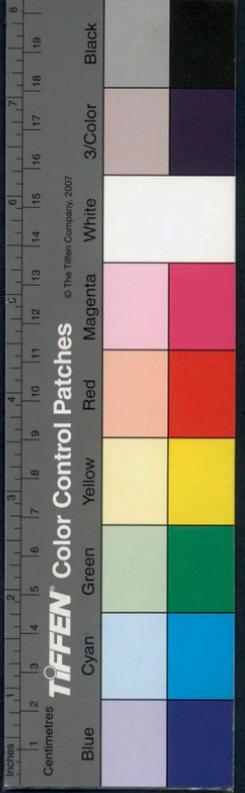
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也
族類也壹事之事之中心也惟其所存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
以力人之節也臣敢以私利發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
從也未知其得于其法也從君而二君焉用之遂闢而正獻公茂
變惑之之獲備離以歸申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
以晉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郭偃曰吾聞以武
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入不克雖非德不終牢非義不盡齒也非
壽也非德不及世世謂也非天不離戮離也今不據其安不可
謂能計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發國而向已不可謂禮不度而
行來不可謂義近邪也以龍翼然不可謂德以族而多敵不可謂
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義人失謀天亦不贊君觀君夫人也若為
亂其猶繡裳也雖獲沃田而勤勞之將弗享為人而已為人為他
人取也上為曰戒莫如藏謀而信給天子戒也夫子郭偃其言戒
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更蘇郭偃也史蘇胡告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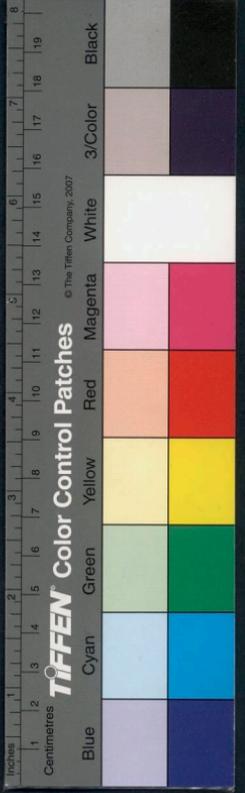
同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為大人民之疾心
國晉至矣日昔日也疾疾其君也至深也皆者之伐也起百姓以
為百姓也昔者謂古明王也為百姓為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
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則
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別矣刑雖也然而又生男其
天道也天禍其毒民疾其能其亂生於吾國君子好好而惡惡樂
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墜水不自其源必
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國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
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
好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
心必助國且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夫而
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本謂安蘇○驪姬生奚齊其
生卓子公將黜大夫甲生而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乃別奚
于武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益足乃言於大夫曰伯氏不出



公孫齊在朝于益圖乎天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
以孝受命不惑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
焉且夫間父之愛而事其況有不忠焉間雖也况關也廢人以自
成則不自焉孝敬忠自君父之所安也安猶善也棄安而圖遂於
孝矣吾其止也○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天子將下軍以伐霍克霍
而反說言欲與優施殺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
而體體亡禦也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刑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
今謂君威於我必亂國次無乃以國故而行禮於君君未終命而
不沒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妾亂百姓公曰天子惠其民而
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
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
以為親苟泰利而百姓和曾比障君憚畏也以聚故不敢愛親
况厚其沉益也言以衆故殺君除民害衆益為厚也彼將惡始
則益者也美善也禮後也蓋廢也言以從善播前照凡

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與且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執去之劍
交利而得罷去行而衆欲欲其美樂不惑為欲欲天子也雖欲
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夜紂無言其惡
而厚其賊紂之死也無必殺手於武王劍同也而其世不廢祀至
于今吾蓋知紂之善不善哉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君其圖之
公說足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備祭之衣編之金裝裝在中左右
異故曰備僕人替聞之曰夫子殆執君賜之奇生往往生無常
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
之以堅忍之權堅忍金夾也則必異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
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救也驪姬以君命命申生
曰今夕君愛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
于絳公曰驪姬受禍乃置鴆于酒置量于肉公至召申生公祭
之地地壇壇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大斃飲小臣酒亦斃
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曰





欽也才寡知不敏敏意也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寸也棄寵求廣士而竄伏焉廣士奔他國也竄隱也小

心猶介不敗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言義言也故陷於大難乃遠于誘然初也不敢愛死唯知誘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交納友謂覆校自申理也總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選情強也迂易也中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也韓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與宋亦可乎申生許誅人謂甲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擇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突諸侯君難向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罪而惡君不仁有罪不

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間不除矣必喻戚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蠶而歸圖焉已自按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容適西山○葵立之會獻公將如晉過寧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施惠也功也故輕致詢肉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喻者慕懷之以典言與法也渾其要結而孕德之以示之信三篇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焉會也存三亡國皆歸罪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寃矣又何加焉虜也吾聞之惠難備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大齊侯將施惠如出責如出而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承也而暇晉是望不暇必晉為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損於不會也有勤有勤勞也○既殺矣齊卓子里克及不郵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任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謀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



國語集卷之六

欲納我勇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繡落夫長國者
相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
齊得國則必樂齊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
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實誰長長君之
也○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也

果獲其田見彼謂惠公入而不予也詔之見詔果來草目
以謀立惠公見詔謂惠公入而背之得國而初終逢其咎喪田不
懲禍亂其與既里不死禍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殺口馮福之

門也是以君子省察而動勸行也顯成而謀謀慶而行故無不濟
內計外度考省不倦考省也曰考而習戒備畢矣曰自考省習而
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惠公即出共世子而改塗之具塗
於外獻公時申生塗不加禮故改塗之惠公悉於獻公夫人賈君
故申生莫塗于外不欲於無禮者所塗也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
非難為也君改塗共君以為祭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懼於

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言有善於中心必備於外惡亦如之欲
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家嗣其質乎其數告於民矣

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死於民矣魄形也兆見也若入必伯諸侯
以見天子射光耿於民矣耿猶照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記其數
也魄意之術也魄兆見而民志隨之光明之耀也紀言以叙之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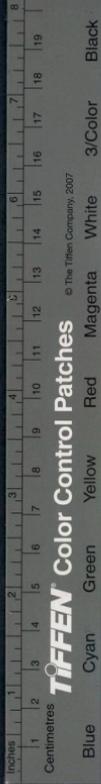
意以導之明耀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文公
有程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白往日也非以程為榮可以成
事也榮葉也成事成友國之重吾曰奔而易塗塗至也困而有資

資財也休以釋利可以矣也林息也庚定也今庚久矣庚久將底
底止也底筮滯滯著附也滯廢也廢久也誰能興之益速行乎吾
不隨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十二年歲星

周為一紀齊侯長矣而欲觀賢長老也管仲沒矣多說在側謀而
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逐逐遠入入服不
為邾矣邾來也邾過也曾其季年可也季末也茲可以親皆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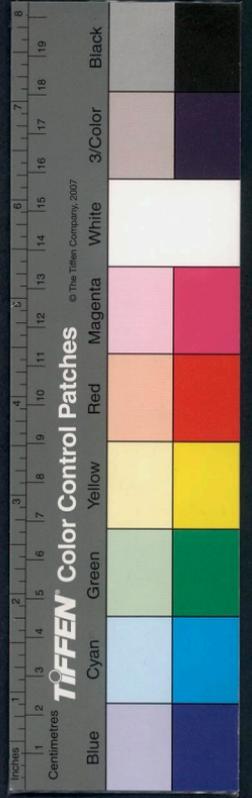
然乃行之五厘乞食於野人舉塊以與之塊也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上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千志之歲在壽星及鷩尾其有此土乎夫天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中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桓公卒恭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及國也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蚤蚤在焉莫知其任也毋至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懼成命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威遂矣故謂之下其在辭也吾從中也辭罪也此大夫管仲之說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

破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之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齊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綏也周之大功在武天胙將在武旅苟猶未密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聚財衆也武族淮晉賈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弗聽自衛適曹曹共公亦不禮焉僅看壽之妻言於負壽曰吾觀晉公子賈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武焉賈請別也信負壽逃險宜壁焉公子受殽反壁負壽言於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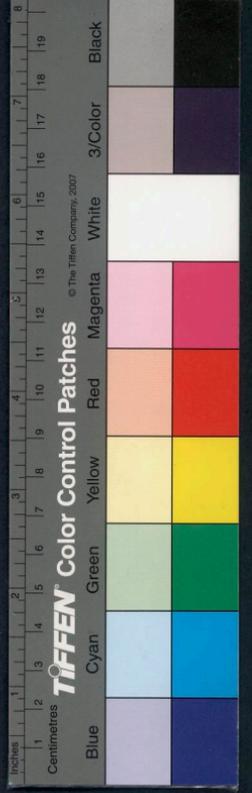
伯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翰也禮賓終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姬村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此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料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謀曰臣聞之親有天有天所敬也用前訓禮元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肱焉天將啓之同姓不皆惡不殖也殖焉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至重耳成而倚才離違而得所舉動得成約而無讎怨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載成也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吾先君武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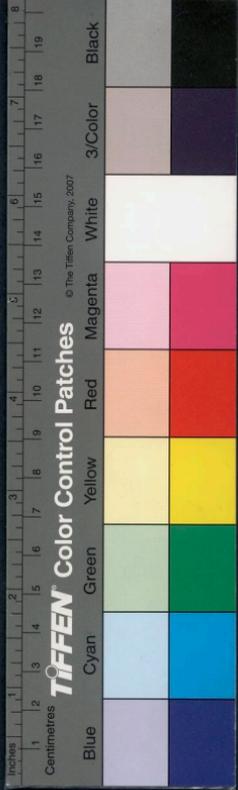
晉文侯効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賈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若親有天獲三肱者可謂大天三肱謂成而蒿才晉國不靖孤趙謀之也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禮之親王之寶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環軫諸侯可謂窮困還軫猶回車周歷諸國禮雅厄困棄此四者以徵天倘無乃不可乎有天前訓兄弟窮困君其圖之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蒙櫜以與君周旋今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備也找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弗楚誰能懼之楚不可欺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歆而有文約而不讎三叔傳之天胙之矣謂狐趙賈三人也天之所興誰能禦之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秦伯歸女五人懷羸與焉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自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礙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請以從秦受好以愛之禮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元年齊公及夫人羸氏至自玉城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乘貴薄飲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貧無無子無財者輕閭易道通商寬貧實農實覺其政不奪其時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勸分勸有分無也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接仕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成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考考禮賞發女故舊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晉國飢公問於箕韜曰彼飢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貪而不懼藏出如入何懼之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

易令也難對曰君以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誨也而教誨之其能盡乎對曰是在誰也澤餘不可使悅黨餘儂人不可使怨。施不可使仰。或流儂人不可使仰。惟德不可使舉。惟德長三尺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可使抗。援也。膝胸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瞽。瞽不可使言。不道忠信之言為瞽。若不能言者。瞽瞍不可使聽。耳不列五声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聾。聾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悅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傳贊導之則其成就可立矣也。若有遺質。遺邪也。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於道。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目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戚施。直。錘。直。主。擊。鐘。錘也。跛。瘝。家。環。家。戴也。環。玉。容。也。不能俊。故使之戴。容。侏。儒。扶。盧。扶。綠。也。屢。子。軌。之。秘。膝。股。修。聲。聾。瞽。





司火僮昏監鴉鴉僮官脚所不材也材用也以實齋士齋荒齋也
 夫教者因鉢鉢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印迎
 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陽處父如衛及過窳
 舍於逆旅窳窳氏窳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
 之舉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
 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
 華也言祝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
 後行讎則有覺今謂情也貌也言也三者合而後行寡與也今陽
 子之言祝齊其言置非其實也若中不齊而外驪之其卒將復
 反也及其情也中外易矣易猶異也若內外類而言反之齊其信
 也類善也實輕也夫言以昭信奉之知機歷時而發之胡可濟也
 今陽子之情慧矣以濟蓋也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取也
 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趙宣子言隳獻子於靈公
 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衆

官則學矣
 其說則不
 本相滄祥
 三五五
 有後子
 晉武

威曰請彼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也朝光之而莫殺其車其雖安之
 實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善比也
 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
 汝不能也舉而不欲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善何行以從汝吾故以是
 觀汝也汝怯不汝勉之苟從是行也是行今所行也臨長晉國者
 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數厥也而中吾
 乃今知免於罪矣○趙文子冠見巫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
 姓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論務能我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范
 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全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故與王賞謙臣免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
 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弛也風聽臚言於市
 風采也臚傳也辨妖祥於婦考百事於朝問諺於路有邪而正
 之為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歸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
 成人在始實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畏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



不養善亦及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

猶宮室之有牆塗也養除而已何又如焉論自前賢見知武子武

子曰吾子勉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

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先君文公也

以政得政也夫宣子盡誠於養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

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

老而語之張若曰善矣夫來伯之言可以益於益也范叔之教可

以大歸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行否在志也○厲公將伐

鄭范文子不欲曰昔以君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

諸侯故獲授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曼潁長安用鄭卻至曰然

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我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

德而遠人以其交歸歸之故無憂也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

憂子見無主而欲富者樂乎哉寡德求富行不得息○鄆陵之役

大夫欲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訴內而後圖外不睦

內而圖外必有內爭吾姑謀睦乎考訊其辜以出則怨清訊問也

軍用師則怨要自安息也○鄆陵之役晉伐鄭削救之大夫欲戰

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成甲也是

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擊數也日敗用之數也而

谷鐵不行不行於大臣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刑

之過也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細小民也故以惠誅怨誅除

也以及去過緬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

刑外乎大人外者刑不及也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

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四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慮又無內憂距非聖

人必偏而後可距猶自也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

姑釋刑與鄭以為外慮乎釋置也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復

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利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自多其

功也急教而重斂大其私墮而益婦人田大謂增其稅也婦人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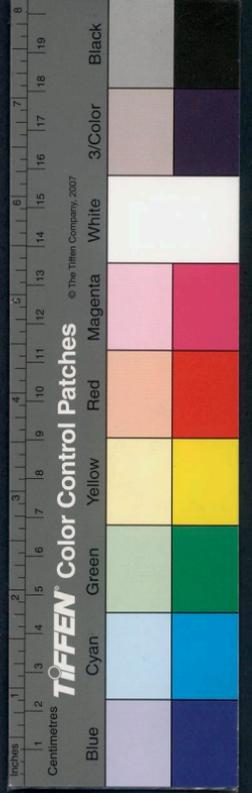
田也

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
止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
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
柄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久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
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論賢入其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
論釋也小論逞志虧君以亂國者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
遂權遂中也遂權推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
則民心皆可畜蓄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克鬼
亂矣且夫齊氏之誣晉國也久矣齊齊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
若欲齊氏則民威矣今吾君起瑕原齊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
矣威與懷多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
齊書立吾齊齊不獲樂知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睚於
權權近也行權不可以睚於私私思感蔽其罪無以正君也睚
於權則民不道不可道訓也

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

道民民之有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惟與隱也復淫害矣且勤君身
又幸於國而勞君身君其圖之若愛盜則明逐群賊而以國倫
數而遣之倫理也厚哉威國以符之德猶也待備也彼若求道
志而振於君異軌大焉滅之猶必滅之德也耳彼若不敢而遠逃
乃后其外交而勉之以振其德不亦可乎○平公說新聲師曠曰
公室直將乎君之明死於莫矣先形也夫深以開山川之風開
通也故入昔以通八月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小川以
遠之遠之其德也風物以騰之修詩以試之修札以節之夫德廣
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逃不遠○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是今尹
子木欲突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隨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
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慮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甲自
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信也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
可捐也捐動也今我以中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覆論其忠崩之逆
諸侯也亦云逆也

是以在此若齊我其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



案此也信文必繁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我且去合諸
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刑敗諸侯必殺之子何夢於
死也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若
之奪晉也張老文焉而見之不謂而歸謂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
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謀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聞為凶事
備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足以狂疾賞也不知亡越而出乃釋
之○趙簡子使去驛為晉陽曰隨其龜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
是見寅與吉射也子驛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驛
也而右入大夫驛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斬無正進曰昔先主文
子少豐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
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文矣趙氏之興
刑而去其師保其於其身以重復其所以能復其先也及景子喪
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之矣亦能纂修其所以受先業撫誅於國
順德以享子孝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

文之與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皆疏之以及此
唯矣尹驛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士可以為師保吾
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可以鑑而端趙宗乎端安也若罰之則
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可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
先難之賞賞尹驛勿伯樂與并驛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
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也驛曰吾為主國非為子也然若怨惡
若如也怨自如故也○趙簡子數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
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焉可而諍不獻能
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行文之以順勸
之以力敏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矣范中行氏之臣不能互相其
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咈燕之則何良之為若虎棄則
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特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復止何日
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趙簡子數曰雀
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龜鼈龜鼈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





管子書經

卷之十

十一

管華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賢人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吝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於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飲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知宣子將以璫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恨對曰宵之恨在面壁之恨在心恨敗國面恨不害璫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不仁也義長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杖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惠則賢險殺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不以仁行之其誰待之○若猶假也若果立璫也知宗必滅弗聽

蘇國語桓公為司徒簡於史伯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大抵善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說隱昧王幽王也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惡角筆畫蓋而近頑童窮固頑童童昏固陋也謂皆暗昧窮陋不識德義者去和而取同同欲也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乎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

極同蓋乃棄夫裨益也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雜食也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軀剛體也和六律以聰耳正七軌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平正也八索謂八卦之應八卦也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射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大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卑臣輿臣士諫臣臣僚臣臣僕臣臣臺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此物收經入行姦極計葬也材裁也經常也姦備也數極於姦故王者居九域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声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講論教也王將棄是類而與剽同類猶和也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諛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成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說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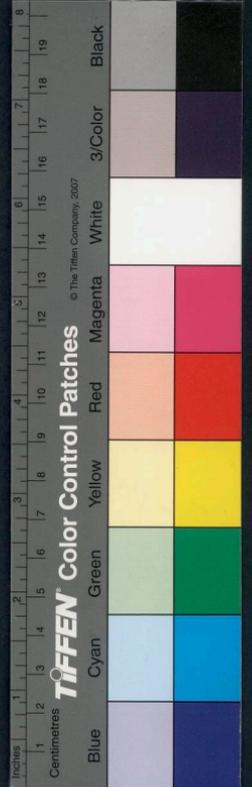


國語在王使士儼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矧子之善也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比人將至若不欲善比則不用故堯得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類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賞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擇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譽莫也抑賤也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繫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濬也教之法使訪官物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察聞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俊則文諫物以行之文文辭也諫風也謂以文辭風誥事物以警

行之求賢良以翼之峻而不輔則身動矣輔固也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補而不徹徹道也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又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率繇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戒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懼之臨懼明也臨也事也若是而不濟不明以濟成也為之師傳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射御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官備也制節義以動行之恭勩以臨臨之勤勉以動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彰之德首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與循或也夫子踐位則退天子太子退謙退也自退則敬不則救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季升焉曰墨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貨受寵服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蕩無為對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為財用盡為年穀敗為百官頹為春之歲發季國留之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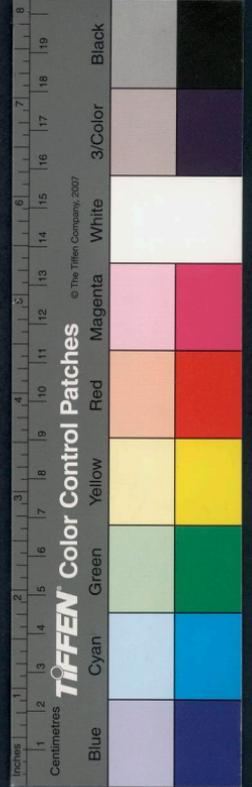
治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近皆無害為故曰美若於日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嗜民也胡美之為封事也夫君國者得民之與處民實裕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後則德義鮮以德義不行則亦者驕離而遠者踣遠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欲民利以成其弘欲使民蕃為忘其安樂而有遠心憊耗也遠心叛離也其為惡也其矣安用日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處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瞻見之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槁也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殫殫之地於是乎為之不害穀上也城守之本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特之際於是乎成之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知關也若君請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殆矣○昭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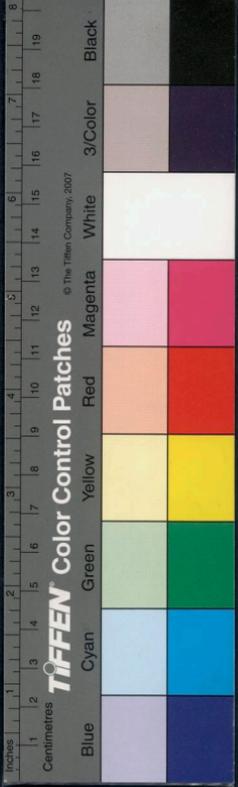
泰輿射父曰周書所謂重勳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離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饒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顯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於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王次其尊卑先後也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齋敬之勤禮節之儀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贖禋禘之服而欲泰明神者以為之況使名姓之後嗣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未服之儀養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屏屏服也祀形如今雙嘉所以分別尊卑皆為祭祀之位曾湯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宗伯也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存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又少禱之哀也九



黎禮德民神雜澤不可方物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事家為巫
史無有要質質誠也民匱于祀而不失其福然享無庶民神同位
民濟濟無有嚴威神坤民則不歸其為狎習也則法也嘉生不
歸無物以享禍災脊臻莫盡其氣氣受命之氣顯頭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
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盲長也以至于夏商亦重黎氏也制天地而別其分主
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
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向比之有言不相比也○子期
祀平王祭以牛組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
舉天子舉以大年祀以會會者三六年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
牛祀以太平特一也鄉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
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存民則不侵

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蕭梁燕嘗不過祀握王曰何其
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
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一心之純誠精所以用玉帛也三牲四特
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人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
十月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如十月甲至癸也十二辰子
至亥也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有姓百官受
氏姓也千品姓有微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
十謂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明
德以昭之昭昭孝養也禮聲以聽之以告偏至則無不受休至備
至也毛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接誠接取以獻具為齎敬也技
毛取血獻其備物也敬不可父民力不堪故齎肅以承之王曰芻
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
浹日十日也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猶國家
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絕則底縱放也底底也底則滯滯則





不覆流發也覆視也主乃不殖生人物也殖長也是用不從不從

上食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堯王日祭月享特類歲祀日

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類及二社歲祀於壇連諸侯舍日有月

乎也鄉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備祀群

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鄉大夫祀其禮禮謂五

祀及祖所自出也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父也日月會于龍蛇

謂尾也九氣含收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百嘉備舍嘉善也特

物事成舍入室也群神類行並行欲求食也國於是乎祭嘗祭于

是牛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祭感繫其糞除穢

其矣厥理其酒醴帥其子牲從其時享愛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

祀其先神肅肅鄉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昏姻比爾

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苦物其饒厲強止也苛虐也於覆也合

其嘉好結其親牖億其上下億笈也以申固其牲上所以教民愛

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有射其牲牲牛也王后必

自春其饗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到羊擊豕到刺也擊殺也

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亡競亡以事百神天

子親春禘郊之盛工后親練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

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氏所以攝國者也若之向其舍之也攝持也

舍廢也闕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者實聚馬韜以語其

策曰養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聞者聚積實如餓

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勸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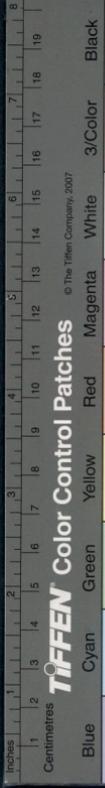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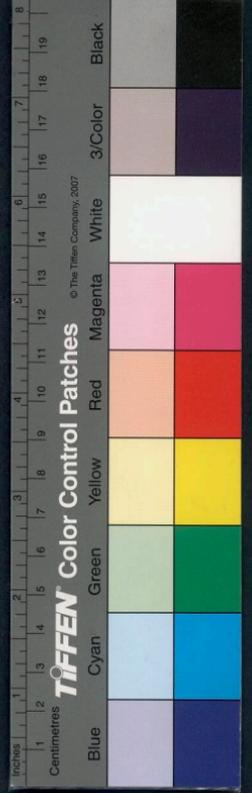
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天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
贖者而我取富焉輸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
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在王之世滅君赦氏唯子文之後在至
子今處鄭為樊良臣是不恤先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
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多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墨
道雍相望盜賊司日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
德怨於民多矣積貨餘多當絕饑厚不亡何待夫民之慍也若傷
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札於禱願
貪能躡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徒焉子常為政
而無禮不顧其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樂也期年乃有禘
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隋○子西歎於朝藍尹釐曰吾聞君子
唯獨居愆念前世之崇恭恭恭也替廢也與哀猶瘞於是歎其
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禮同宴思樂仁樂思善無有歎焉
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闇闇節敗吾師闇闇即世吾聞其

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極之不脩無患矣矣夫闇闇口
不食毒牙耳不樂逆聲且不淫於色身不壞於安朝夕勤志恤民
之窟聞善若鶩得一士若真力有過必參有不善必隄是故得民
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靡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醫速醫得也
一夕之宿臺榭破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
人子隋德以待兵兵將變矣○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王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珪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
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惟作訓辭以行
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
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紙上認鬼神
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英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龜珠鬘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
以共幣帛以質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
有不虞之備而鬼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



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欲訓誥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陰嘉穀使無旱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慮滅不則寶之珠足以禦水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穀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鍾鼎之美善當猶謹謹謂若鳴玉以報楚雖蠻夷不誦寶也○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寬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殘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衷中也周而不淑周密也淑善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欲也彌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欲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決若其猶也不忘者怨而不以勢後德恩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諫也足以諫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

病也足以行之而加之必不仁奉之以不義殘不克矣夫造勝之怒者皆不在矣怨謂諸太子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遠其怒也若不寵之殺食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以大利曜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利欲思舊怨必備其心備其報讐之心苟國有樂必不居矣非子職其誰乎或主也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嬰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心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雅仁者回好也可惡也可馬也回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曰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為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詭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欲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一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琛琛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者猶災也能者早除之奮怒滅宗國之疾肯也為之闕籥審難而遠備閑



之猶恐其不至也是之謂曰惕憚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

莫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逐之江大夫種乃獻謀

曰夫王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庸用也夫甲胥華登間服

吳國之士於甲冑而未嘗有所挫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

夾拾先鉤彼也拾釋也勝未可成成猶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而

而後復之秦猶豫也復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猶闕命也王不知

戮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約單也成平也以廣侈吳王之

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

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

燼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

吳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趾

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肯寬也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

白骨也繫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

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櫛無良長善也草節之人敢忘天王之大

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為踐用剛二三之老親

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厲兵將殘伐越國大諺曰狐

埋之而狐猶之是以無成功瘡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

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

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將許

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備畏吾甲兵之

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死弄

王志使濫染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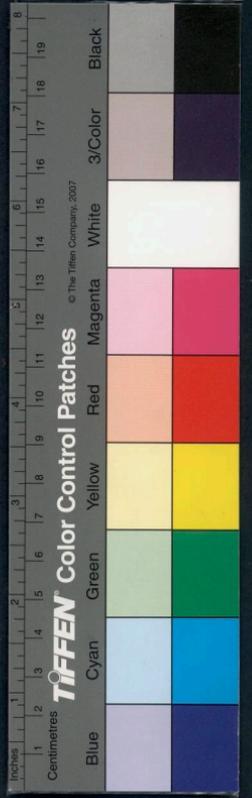
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

熟日長炎災及吾猶可以戰為也乘權為蛇虺若何吳王曰大夫

突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震乎若無越則吾何以

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

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





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羞成不盟羞
 空也○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
 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及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
 謀舍其怨令輕其徭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俗其衆庶
 其民欲效以多甲兵言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
 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土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
 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諸侯疥癩也豈能滅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
 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繼於人無繼於水天奪吾食都鄙存則
 今王將畏天下伐齊遠也夫吳民雖矣軀有所歸越人必來襲
 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
 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吳王還自伐齊乃誅申胥謂告讓也申
 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遂失也
 計慮也以不備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比合也夫
 余全而不遠不遠言莫遠也夫不遠乃遠也夫不遠亡之際也夫

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害

小善驟致於音而遠其大變若不得志於齊而以竟智王心吳國猶出世繼世也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晉罟克發也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也用詠援持盈以沒而鸞救傾以時以時不失時也今王無以取之言無以慮而天

視垂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釋疾辭易而見王之制為越禽也
會請先死辭易行矣吳晉爭長未成成定也邊遠乃空以越亂告
處博也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

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執利王孫雉曰夫危事不齒
王孫雉員大夫也雉年也不以年次對雉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
 而歸越聞章矣代懼而走遠無正祐正適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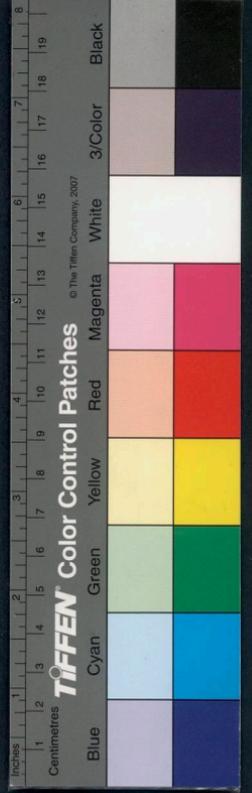
矣將夾泭而廢我旁擊曰勝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既執諸侯
 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
 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先使吳先救也王孫雉進頌揖諸大
 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

武則

夫而欲其高以長也與我同長老也然終也雖然彼近其國有
選我絕慮無遷遷轉退也能慮遠也彼宜能與我行此危事也
夫言而不能以死與我爭事者言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
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朋群也勸之以高位重重富室財
備刑戮以辱其不順者備具也今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
既執諸侯之柄以威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誅責也不責諸侯之貢
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也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
挺志挺寬也一日湯一日留湯留徐也留徐也以安灰王志必設以
此民也對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諸楚申包胥使於
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
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賜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
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聞之死者吾葬之若其若慈其
勿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

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
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也包胥曰善
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事也貧者
吾予之救其不足救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則地狹而則晉此則齊
春秋皮幣王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
胥曰善矣未可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大戰知為始仁次之其次
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極中無以益度天下之救寡救寡也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
曰諾

越國語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
持盈有定傾有傾事王曰為三若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海天之
天休天也定傾者與人與人取入之心也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
也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





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容女者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先動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依而先為人容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願王躬身妨害也寡損也王弗聽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強伏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為一不篇也不失不失時也生萬物容畜食獸然後受其名而養其利善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若知也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粟以為亂梯曠空也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公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順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國之

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特節三樂三樂二時之務使之勸事樂業也不亂民功不泯天時五穀豐熟民乃蕃殖君臣上下交得其志意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剛剛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空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今大夫種為之口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木可也今其稱蟹不潰種其可乎稱蟹食種也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蓋也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納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怨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及長父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倘尚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也王且其馳騁田獵無至金苑宮中之樂無至酒苑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也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也乃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以致天地之德德誠也一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
諺有之曰饒餓不及晝殍餓大也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
微若王之言臣固將請之請請也請貸貸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
追亡人也殍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
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及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謝之即
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臣聞之行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變
不取反為之災蠡縉紳也後將悔之蠡縉紳也轉化變易也天
節固然唯謀不仕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蠡縉
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呈皇日月以為常
皇三著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為法微者則先行明謂日月盛消時
也微謂鈔撻薄食也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陽至而
陰上至而陽日困而濛月盛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
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敵先無
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為陰敵也先動者泰顯顯為陽察也用人無

孰名欲上祈無難無常祈也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甘陽
節未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阿鏡之
以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飢餓勞逸以參之畫其陽節盈其陰
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強而力強陽節不盡節而不可取宜為人
王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不可向元陳之道設石以為牝益
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為牝在陽為牡交莫無失必
順夫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
戰居車三年吳師自潰吳王使王孫雉行成於越王弗忍欲許之
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庸用也因天時以為功
用行時弗成天有遷形是交也形解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及小凶
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城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
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

新刊增補大字三墳備用諸書彙編奇語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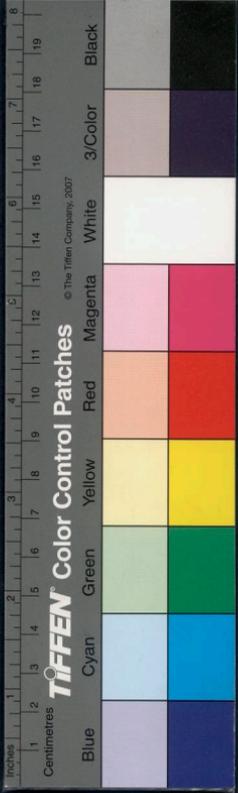
新刊增補大字三墳備用諸書彙編奇語卷十一

○戰國策

○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脩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繁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所以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為義狼顧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者尚有未泯爾及戰國不統諸侯或遺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辭或貢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又矣功利熾而仁義銷游說行而廉耻衰譎詭盛而忠厚之風喪矣先王之遺澤於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良哉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藝天下之士而不用縉三代之言而不法於是戰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福建莆田勿齋王甘棠纂釋
福建莆田壺南朱介夫增補

西周赧王司寇布為周取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虜最不肯為



新刊增補大字三墳備用諸書彙編奇語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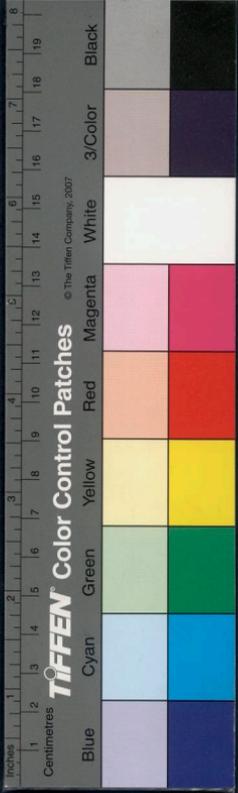
新刊增補大字三墳備用諸書彙編奇語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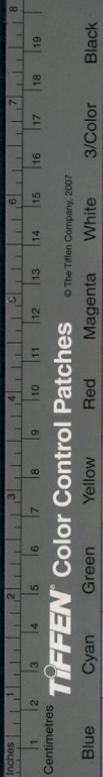
○戰國策

○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脩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繁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所以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為義狼顧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者尚有未泯爾及戰國不統諸侯或遺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辭或貢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又矣功利熾而仁義銷游說行而廉耻衰譎詭盛而忠厚之風喪矣先王之遺澤於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良哉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藝天下之士而不用縉三代之言而不法於是戰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福建莆田勿齋王甘棠纂釋
福建莆田壺南朱介夫增補

西周赧王司寇布為周取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虜最不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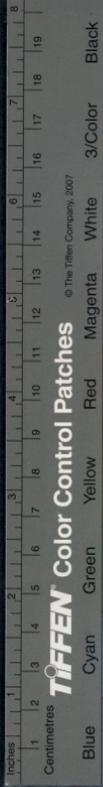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兩冶氏言銷缺也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
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責取也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
劍也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無以告人獨知自知其良今君之使
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天下未有信之
若也臣恐齊王之為曾作謂君實立粟亦周子而讓之於最以嫁
之於齊嫁猶賣也言單齊君為多巧巧猶詐最為多謀心欲之而
言不肯君何不買信地實哉可信之貨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於最
也爰猶言使天下見之使最見之而信最之尚立○薛公以齊為
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借韓魏為西
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為強韓魏今
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兩無楚憂西亦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
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迭虛實有時盛而為君危之君不好令散邑周
也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弱君臨
函谷而無攻令散邑以君之情心所欲也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

秦以張韓魏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作也
秦王出楚王懷以為和君令散邑以此半秦秦得黑功周之力也
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無齊齊得東
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惡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
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
於周○秦攻魏將犀式軍於伊闕犀式犀式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
李兌趙司寇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
趙魏隨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矣
秦欲得周之得皆猶保必不破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
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
辭也而秦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却猶退秦
去周必復攻魏也不能支支猶拒也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
講而疾攻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犀式敗周使
周足周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



惡主君之臣 主君稱周君又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欲得相周
且惡臣於秦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相以順發者
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
秦也公必不免 雖又免自請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
是公之成事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 意其惡足於秦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 耶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
以利國而聲畏天下 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今見攻故天下畏秦天
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敵於周 攻雖勝不無傷失而行今天下
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戰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
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橫行無畏也 ○東周惠公蘇厲為周最
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 難言其不利將恐齊趙之合也
必陰助之劫趙以兵使之強趙不敢戰 難言其戰 恐秦不已收也 謂
其助之意 先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 無王其事於齊者
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而收齊而以兵急之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

有此有彼曰因循言無他事也 ○謂周最白魏王以國與先生 魏
謂相之貴合於秦以 齊貴猶欲韓公故王 齊閔王也 輕忘其辭
不顧其先君之丘墓 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而公獨陷虛
信信謂魏之為茂行 茂盛美也 明謂臣明循示也 臣魏臣掾故主
攝仗持也不與伐齊 生以忿強秦 進猶生也 進秦不伐秦故秦忿
不可公不如謂魏王 詳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 最之智
累足以全齊而有餘 萬一有傷齊者 臣請為救之 無變王遂伐之
伐秦且秦為齊奴也 言其為之如奴事主 如累王之交於天下 累
者事相連及猶誤也 父謂齊魏不可此言非人之情 玉為臣賜厚
矣臣入齊則王亦無 齊之累也 此累猶患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
謂君曰君之國小 小事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 譬之
如張維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
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
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弱士不必且為大者不必猶不可是也故能得欲矣○三國隘秦漢謂關絕之周之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不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不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逐見秦王曰請為王行東方處方偵侯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為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秦重相則周重矣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也故猶舊也而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若有閔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訓與訓誦也忠臣令誘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言中七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仲欲掩公之非管仲毀也春秋記臣穢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與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卒相舍也○或為周最謂金投蓋植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滅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不敢盡按

齊人戰志齊之令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歸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趙得齊其也也○東取齊於秦佐秦故敗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唇齒之國故也徐為秦東為猶謀也東謂齊則有合矣齊合趙也○秦惠文王蘇秦始可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公代心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散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粟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唯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教猶習可并諸侯吞天下相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又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煩太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此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戰

擊駟言語相結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戢文士並務文謂辨

也諸侯亂感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民多為熊書

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

備服戰攻不息繁辯文辭天下不治古敵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

信天下不親於是繁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厲嚴也効勝於

戰場夫徒處而致徒猶空也言無所為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

三王五霸明主賢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

兩軍相攻迫則狀相撞然後可見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

於內威立於上民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試服也制

海內子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

於治迷於言惑於沉於辯滿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如善秦而善軫

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

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

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悌悝貞順天不

以為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國妾背乎閭巷者良僕

妾也出婦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猶亦何以軫於忠乎忠

且見樂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司馬錯與張儀爭

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之欲富國

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得其德三資者備而

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失蜀西憚之國地

而戎翟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許如使豺狼逐羣羊也

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

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蓋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

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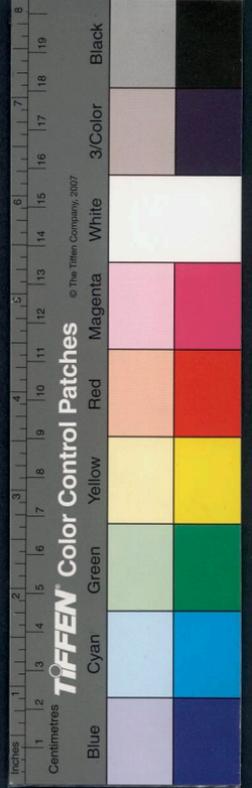
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名臣請謁其

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

五

三川則必恃一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秦魏以當非與
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者不知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
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屬主重號為侯而使陳
苴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
謂楚王曰王不知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
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
棄寡人筆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使子獨不
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
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說病乎意亦思乎思吳左
右曰臣又知其意與不思誠愚則將吳吟吟作吳人呻今軫將為
王吳吟言不志秦王不聞夫管輅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閉管軫
子將刺之管輅止之曰虎若友至友道暴人者其餌今兩虎爭人
而閉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湯虎而利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
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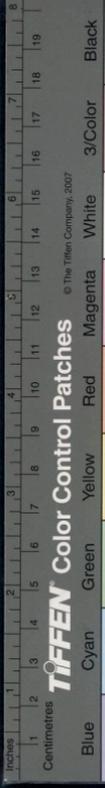
救之有救濟之利而無他楚之害計聽知覆術者誰許善報知二
能者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悼聽無失木末者難惑○秦
武王謂其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不不朽乎其
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其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
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
王迎其茂茂於息壤耳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商陽
積之矣矣名為縣其實都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
臣聞張儀西奔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攻上庸天下不以為
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公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
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
之力也今臣攝錄之臣也擣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
聽之是王散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
曾子同名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



子不殺人縱自若有須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縱自若也填
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行踰墻而走夫以魯參之
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惡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
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
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
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左
蓋為楚和於秦秦啟閔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休於楚而不使
魏制和楚必曰秦勢難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
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於魏則齊地必多矣○謂秦王
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齊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王
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
趙而輕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忿然此驕忿非霸王之業也
臣竊為大臣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
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

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徒尚之體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
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言善身後尾終也則
三五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
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此言來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
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
援韓以拒秦王四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而未敢復戰也齊宋在
繩墨之外以為權權言能輕重四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
得齊宋則韓魏以銷金匱韓氏鏢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
則魏氏鏢魏氏鏢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
秦楚必為天下笑矣○謂魏冉曰楚破秦不能與齊懸衡矣懸衡
謂重等也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循重也言累有戰伐之事而齊
之德新加於韓魏與齊秦爭韓魏魏東聽謂聽齊則秦伐矣
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莒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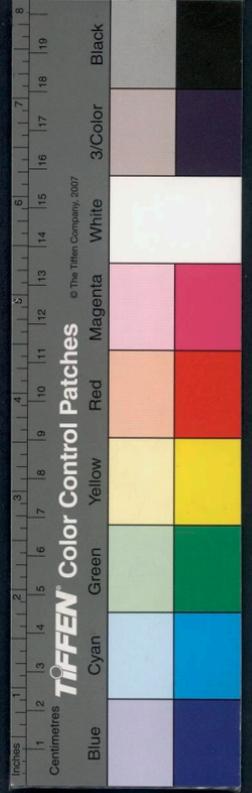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甘魚之口排縣宋衛言較其璽童宋衛乃當阿騫耳利有千里者
二言增越諫秦烏能與齊懸釜鬻支方城膏腴之地以博鄒兵
休復起足以傷秦亦必待齊○隱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
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
以陽武賜趙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取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
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借約齊倍二國不可信恃大國不
義趙以齊倍之為不義以告趙邑告以伐齊而賜之二社之地以
秦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
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之者言曰秦且
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
穰侯智而曾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
結秦之深讐也三晉有背秦自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
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
晉趙也而後制晉趙之勝夫齊魏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十

之弩潰難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倍秦
出矣則晉楚為制於秦秦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
以質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安兵四也是晉
楚以秦伐齊必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
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矣夫取三
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
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曾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
矣○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庸以制天下之
權數手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
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擇也故攻齊之
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當
為恃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
紂不王故以魯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
也已因天下之力伐韓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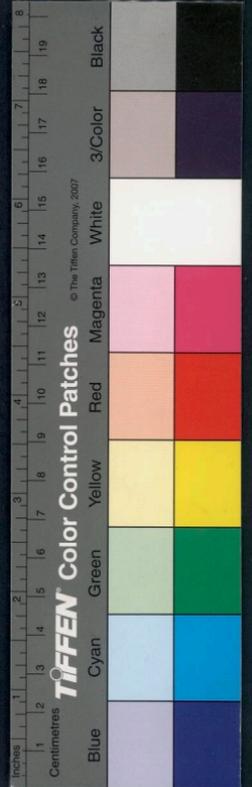
之言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桓桓莫如茲除害莫如盡
 吳不亡越越故亡之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
 除疾不盡也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
 齊上始合其讐君必深矣狹君之讐讐謂齊以誅於燕律燕誅相
 後鍾悔之不可得也已君秦燕安而疾憎當從之天下之從君
 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塗於中國南
 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說秦王
 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其是也
 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
 先帝文王莊王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
 二二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守事於韓守循待成橋以北入燕
 吳王不用申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
 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拔魏畿漢虛魏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
 敢校雲翔散也校報也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之

又取循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
 濮澤之地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魏楚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
 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
 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
 材甲兵之強盡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
 詩云弊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假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
 之便而不知千廬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
 患於後也吳之從而伐齊逐攻齊人於艾陵愛為越王禽
 於三山之浦智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
 反之救智伯安於繫臺之上全主妬楚之不毀也謂無傷而忘毀
 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忠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
 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簡
 累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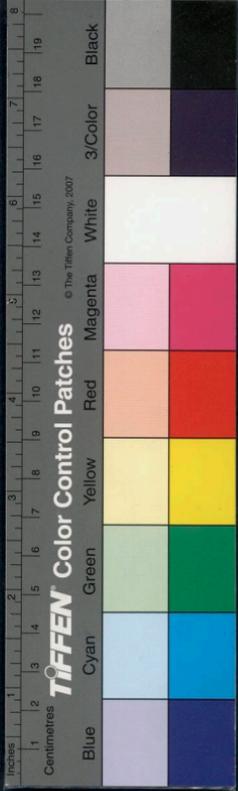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陳割腹折頤有身分離鼻骨草澤頓顛懼亡
相望於境父子若君臣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有避不聊
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
今王之攻楚不亦夫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死也王將藉
路於沈離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
仇讎之韓魏必攻隋陽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
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豐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
之日四國必應悉起應王秦楚之措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
屬楚國方輒經胡陵碭蕭相攻宋必盡齊人南而泗北必與此皆
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
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言與之攻而齊南以泗為境
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利齊
從同而詳事不更事簡治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
帝有餘夫以王壤上之情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誠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
一以臨韓魏必愛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閔
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成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
往來也韓魏不通如此而魏亦閔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閔內二萬
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在兩海
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名動燕趙持齊
楚持趙之也此四國者不待楮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醜○范子名
雕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
得不官勞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
者不取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
利其道利猶連若將死行則久留臣無為也語曰人主秦強而魏
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
死此攻人注之所愛與樂死者聞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魏
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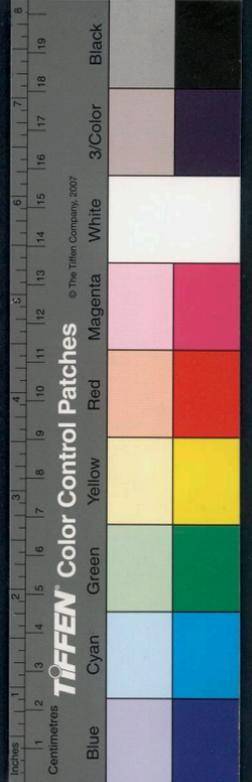
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贖於王錢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必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謂儀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秦王矣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樓實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子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交覆於前者耶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前則為交覆也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臣聞周有砥石宋有結繩梁有懸熟熟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則之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則之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

諸侯不得擅厚矣是柯也為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湯頌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過者又不足聽也意者曰愚而不合於玉心也心其言者亡其過亡乃將賊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必賜辭觀之間望則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談之凶謝王稽談且謝且說諒其未用之故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亦廢也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昔是者三秦王跪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謂曰非敢然也臣聞范雎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有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朝相尚賢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后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齋蘇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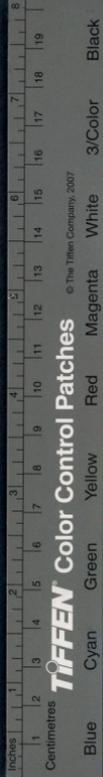
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
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
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
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
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夸
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必有補於秦
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意乎五子胥蒙難而出昭關夜行而書灰
至於秦天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之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間為
霸使臣得進詔如伍子胥加之以此凶而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
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
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稱所賢之主是臣之大幸也臣又何
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憂憂
也足以杜口畏危莫肯即秦車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
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聞感無與照對大者宗廟城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怨也若夫竊取之事死亡之患臣業
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
僻處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天以寡人鳳先生而存先王
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
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
寡人無疑寡人也而雖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
并泉谷口南帶涇渭右瀾蜀戰車千乘富饒百萬以秦卒之勇車
騎之多以當諸侯之若施鞶履而逐鷓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
閉而不政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亦
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魏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
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不需
魏之兵則大矣今見與國之不可圖與魏魏魏越人之國而攻可
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覆寸之地
無得者言齊不欲地於形勢有也請侯見齊之穰侯君臣之不



謂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燕
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可則
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膠乎且昔者山中
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
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
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韓重
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盛也○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桓思地我
有神義與龍木中有神文托之恒思有伴少平請與叢叢曰吾勝
叢叢藉我神三日以神及符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石
手自為叢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弟歸五日而叢枯七
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叢者主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
嘗聞指大不臂臂天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敵而趨不
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敵必與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
用之穰侯用之大后出之王亦用之不稱孤為器則已稱孤等也

稱孤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
都大者有其國臣強者有其主其令也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
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
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當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
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乱不誇使者直道而
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有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
發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則豈歸於陶國之幣帛歸入太后之家境
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老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
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王果處三分之一
也○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寡人既以
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復
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武安君曰是時
楚王皆其國大不恤其政而辭臣相始以功諛謂用事大臣斥疎
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



多陪城邑發源楚舟以享民此皆示以不使民事於戰也
於郊野以足其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
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秦人自執其地威顧其
家各有微心莫有闕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
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
得設疑兵以特韓恃事畢并銳顧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
乘勝逐此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使哉
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要其孤懼而威之畏而釋之使得
耕稼以益膏腴養孤長幼以益其眾雖治甲以益其強境城浚
池以益其固王折節以下其臣臣推外以下死上至於平原之屬
皆令妻妾補終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
稽之時也以今代之趙必固守執其軍戰必不肯出圖其國都必
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
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言未觀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辭而還以

言於王謀益發軍更使王鮪代王陵伐趙圍邯鄲秦救不利武安
君曰不所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恐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
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
人恨君武安君願首白臣知行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
免於誅然惟願大王寬臣愚計釋趙秦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
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可以趙為先乎此所
謂為一臣承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
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亦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譽焉敢
備威執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
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
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
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論之勿事是故官無之事而力不因於
其言也多听而特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
所請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



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
尊而世不妬焉如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謂也廣也民不樂
後也爭先附之功業高也者人主不再行也一本成之不待後力
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特而反靜復於無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
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必於其已邑必發
戰版使為已邑過僅存武言所存無幾然而四輪之國也輪猶通
今雖得斯則非國之長利也竟有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環
之以刑罰新民未服故則銷從而止矣言且去之語曰戰勝而
國危者物不斯也物事也斯猶止言戰事不止力大而權輕者地
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徵之
於著者強察乎恩民之為用者霸朝乎輕之為重朝王○張儀說
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知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
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
陰燕陽魏運荆固齊以徐壽成從將西酌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

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
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廩倉空虛悉其
士民張軍數百萬白又在前發賢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也言
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以說冷而行
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言秦有而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出其父
母酸狂之中生未嘗見冠也聞戰類足徒陽犯白及蹈燧炭斷死
於前有此是也沃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言死難而民為之者是貴
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
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文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
賞罰地形利善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
知秦戰不嘗不勝攻不嘗不取所常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
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畜積空曰騰秦困倉虛四隣諸侯
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算故謀臣臣不盡其忠也且夫趙當亡
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重秦一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



也兼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

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我言德力非能擊勝之也軍猶大又

交罷却交言秦義道且雖女而還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有重

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

從公也豈其難矣臣昧死留見大王言所以觀破天下之從與

趙仁備臣荆魏魏齊魏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

听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敵隨不舉端不仁荆魏不臣齊魏不

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謝於國以正不忠

於國者○應侯談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

侯曰請問其說秦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幾

夫人生乎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秦

澤曰齊仁東義行道苑總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

不辨智也期與願道也應侯曰然秦澤復曰當貴顯榮成理萬

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十而不夭傷天下雖其統守其

業舊之無功名實絕梓澤加千世稱之而毋絲毫非道之符而聖

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

大夫種其卒亦可頭矣應侯知秦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

可矣公孫鞅非孝公極身母二蓋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

能示情委家急救養愛廣賜公子以卒為秦禽將破敵軍後地

千里吳起專卑王使私不害公議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

容行義不顧其譽必有霸去強國不祥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

離羅同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信云也多功而不矜

言貴不驕意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

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秦澤曰主聖臣賢天下

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此

千慮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長申生孝而晉亂是有忠臣孝

子國家咸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寧

辨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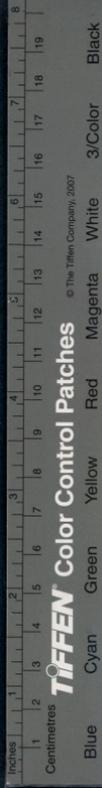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olor calibration scale in inches and centime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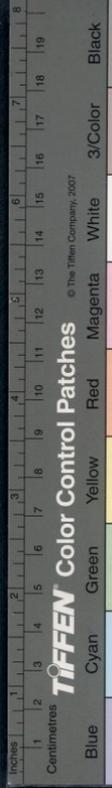
聖者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稽首奏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
不遺賢安就與秦孝陵悼越王乎應侯曰夫知何如也秦澤曰主
國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披患折難厲地殖
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
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累羈為君危之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
聖人之常道也今君相秦計不下芻蕘不出節朝坐制諸侯利施
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
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矣此亦秦
之分功之時也知時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
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怕夷之薰長為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喬於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者為應侯曰善○秦孝
文王呂不韋賈於邯鄲身秦質子異人說之曰子後有承國之業
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寇如無母然外託

於不可知之國趙不札之一日倍約身為棄土今子聽吾計事求
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
王年高矣子后無子子後有承國之業土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
崩子後立上舍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
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顧一得婦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
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
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曰子異人秦之腕子也無母於中王
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屬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拘空質也若
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尊送還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
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
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
變其名曰楚○淫襄王始皇帝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
賓客六十人而問焉群臣莫對就賈魏安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
絕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之冠



之也舞以其劍 古者飲則以劍舞以王劍舞之使為舞時用姚賈
 辭行絕其謀上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
 上卿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
 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
 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安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
 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
 之身築德譏而誅其良行紉閭譏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
 聽譏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賈曰太公
 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難庸文王用之
 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赦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
 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傅說少五羊之皮稷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
 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詭譎大罪皆辱醜耻也天
 下明王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下隨務光並湯時人甲屠狄
 紂時人人主宜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也

謙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
 非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齊威王鄒忌備
 八尺有餘而形貌昞朝服衣冠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
 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
 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
 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
 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鏡鏡而自視又弗如遂
 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
 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
 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
 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
 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
 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
 能諷諫於市朝聞寡人之過者受下賞 齊宣王蘇秦為趙合從



古語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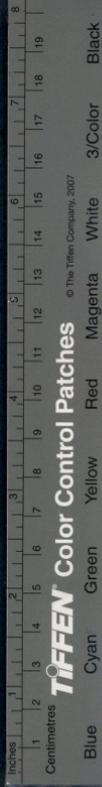
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滄海此所謂
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其如立山齊軍之良五
家之兵疾如錐矢雖銳也戰如雷電解如風雨言疾也則有軍役
未嘗停大山絕清河波濤海也臨淄之中七方元臨淄之途車輦
擊人有摩連在成帛與袂成懷揮汗成雨家殷而富志高而揚夫
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
之且夫韓魏所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
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
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
執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十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
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洞疑虛獨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
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
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徐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也

疑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
有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
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
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澤漆梁父之陰則細
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
河而取火而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群七士也○齊欲伐魏淳于髡
為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逯者海內之狡兔也韓
子盧逐東郭逯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發於後大兔俱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
頓其兵蔽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
休士○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皆曰
觸來觸來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
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
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



與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
 行據驕奢則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也無
 德而望其福者約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奪禍必據言驕奢隨
 之不吝也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
 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
 能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
 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刑當
 作形者刑之唐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
 人明學何不言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
 基是以王侯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
 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
 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
 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
 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願先生與寡人啜食必大牢出必乘車

妻子衣服麗都頰鬪辭夫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察也然
 然大璞不完士生子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遠也蓬蓬蓬之然
 而形神不全觸頭得歸晚食以當肉既言亂而食也其美比於食
 肉安皮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虛制信堵王也言謂
 命令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友臣之邑
 至則再拜而辭夫君子曰觸知足矣歸及璞則終身不辱○管燕
 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執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
 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
 得饜而君鵠鵠有餘食下宮糶糶純純綺殺而士不得以為緣且
 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
 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齊閔王秦伐魏陳軫冷三晉而東
 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
 今齊秦燕趙魏梁六國之憂甚也遷言其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
 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





韓臣第一卷

韓臣第一卷

憂強秦而慮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兩彼我也此臣之所以為
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少割肉論其相伐秦曾不出力天下為
秦相享秦曾不出新向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
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熱必欲反
之及古主必死辱民必死屢令韓梁之日未嘗乾戰死者多也而
齊民獨不也非齊觀而韓梁疎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
今秦欲攻梁韓安邑秦得韓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襄河山而東攻
齊魯齊屬之海南面而孤莒韓梁北向而孤燒越孤謂莒孤以臣
之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
出鈞師以成梁韓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鈞師合三晉必
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魯齊不
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
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
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有孔容也而郊迎之謂

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待矣言且冠淳于髡曰
敬聞命至施齊報必使事秦報齊王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
固言其不遲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
為先生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
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喜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願之請望
拜之謁望而拜之言謂之恭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
方大者也人之急也言應之疾若自在溢窘之中陰險也豈用強
力哉○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狢猴
錯不不自置水上據水則不若魚鱉陸險乘危則馳騁不如狐狸
曹沫之膏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鈇鉞與
農人居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令其所長之其所短之猶於
堯可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
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
者豈非世之立教者也哉言後人視此為戒孟嘗君曰善乎此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屋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揚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馮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恠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目事憤於髮以憂感昏亂而性慳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

約車治戰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父孟嘗君曰視吾

家所寡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猶合赴

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

君恠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子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

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寡者有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

實外既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

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

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

義也孟嘗君乃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春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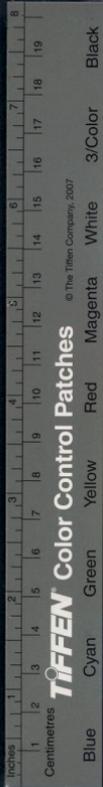
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

迎君道中正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

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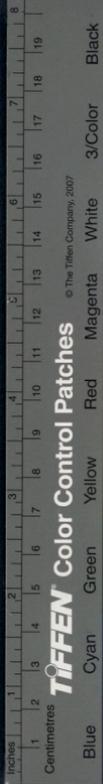
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

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



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戒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頭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父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謫誅之臣聞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生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蘇秦自燕於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予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與齊同患之所從往者魏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來異也今未著故言魏今不聽是恨秦也常秦秦恨之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立成秦之事勿庸稱也庸用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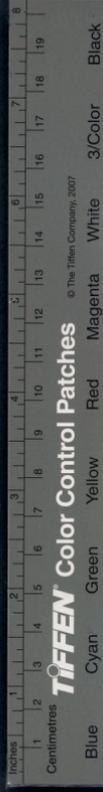
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下愛齊乎曰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亦問辭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然其伐宋之約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疏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天有宋則衛之陽城危自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成不與秦合也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甲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為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為之王眾所不與也故孤天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資權是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以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



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
莫邪非得人力則莫能割齒矣國利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
利則不能遠殺矣非不銛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
焉今世之為國者不歛兵弱而好敵強國能而好眾怨樂與眾
為怨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
而好長詭長益之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
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為人主然伐
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糧不輒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
朝歸魏伐秦楚也戰非其殃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
然而天下獨歸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
兵矣齊燕戰而趙氏譙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
此于國者皆以相敵為首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然伐
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夫弱小
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皆謂人以為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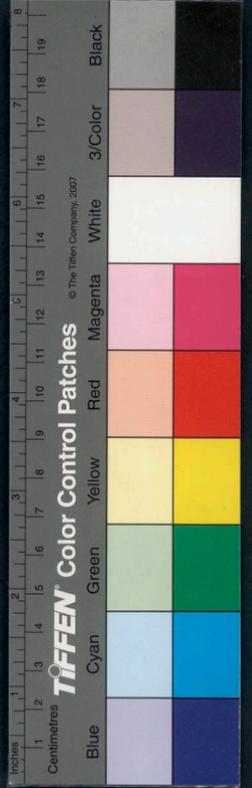
僅作謹

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夫
後起之藉頗多而兵勁人與之多則足以眾獨敵眾寡也安必立
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換而至操
權取霸上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信信皆
也僅靜則四鄰不及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蓄
積稍固而不用幣帛矯彘而不服矣小國須此道猶行則不伺而
禍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
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棄郭而棲越身從諸侯
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
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葉宮好謀陳葵好詐宮恃越而滅蔡恃
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
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驕驕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
勝之夫驚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賁於驕驕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
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城與循恃也自秦兵而後起寄然而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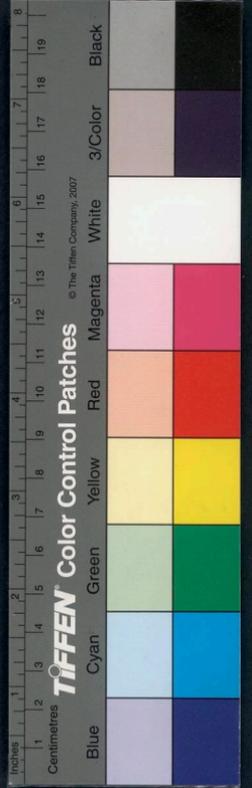
不直寄言假子人不為主也徵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踞
足而順也踞不申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而
相質而固質實手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道共事交約而不
相爭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
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趁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也
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
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
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轉而炊之殺牛而餽士則是路軍之道也中
人積祝君賢釀言釀於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
不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警備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
日死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廣中突位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
而棄夷傷者空財而共棄完者內顧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用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鐵鉞絕傷
弩破車羅馬亡矢之太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民

所養士之所錫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
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褓營長蔽前者舉衛擯家雜總全
家併殲身蜜穴中謂地道罷於力金兵器也而士困於土功將不
釋甲晷數而能拔城者數也日為亟耳上捲於敵士斷於兵故三
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被戰攻者非所先也臣聞戰大勝者
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君
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
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硬弓引弩而射之甲者則善不中則愧
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貴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
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
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
而弱之素簡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
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
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衛擯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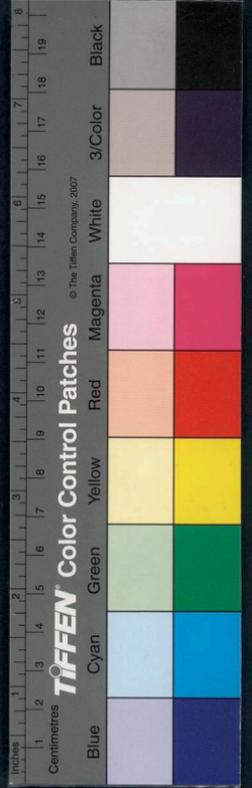
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
兵後起則諸侯可殺役也臣之所聞皮戰之道非師效也言
不用財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有闔
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十丈之城技之尊組之間百尺之墮折之
枉席之上故鍾馗擊之昏不絕地可廣而欲和樂倡優侏
儒之笑不受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
不為軍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
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一夕之憂何以知
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統兵來則拒之患至
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齊襄王
初燕將攻聊城人或譏之燕將相誤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
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曰吾聞之智者不信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城名忠臣不先
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

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簽名城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
用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顏公之詳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
南陽之害不若得濟比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入下兵此將
齊善秦故下兵以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
為橫則楚國之形危且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
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秦年之敵據相持也
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不能勝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
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粟
之匡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
立大臣不足恃國敵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
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
臆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
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擁臂而議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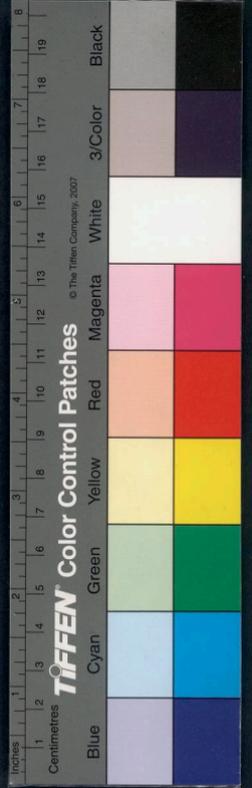
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章俗於天下矯華言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衰者亦指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當比陶衛世世稱與齊父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顧公執計而嘗處一也且吾聞敵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侯也東縛程搖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羣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十里度曹子之足不離陣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曹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取非智也故去忿忿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忿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敏聞命矣因罷兵○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慈常見與於朝不欲正言其毀貂勃曰諾之大夫竟非貴路而賤亮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圖徐子之狗由將攫公孫子之群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群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敏聞命○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逐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立則挾槊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期其日已



歸於何堂矣。黨猶納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色之秦西有蓄上之危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末也。雁門子養故亦陽得子養此下脫所養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末有為君盡濟者也。君曰不可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疲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騶耳於後宮十妃皆縞紵豈有毛嫵西施於色與焉。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占卦故曰君之好士末也。齊王建秦女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則將退攻不親則且逐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

猶函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瓮沃焦釜喻救之急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受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未發其封也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恙憂也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威后今不問主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有無歲何有民有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成其職業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寡寡郵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此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徹其蹀躞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首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誠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



為人何為至今不殺乎○楚宣王齊楚搆難宋請中齊急宋宋
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楚宣王齊楚搆難宋請中齊急宋宋
許之子象為楚謂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
后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
勝是以弱宋于強楚也而令兩萬眾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
矣○邯鄲之難昭奚邨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上強
其割趙必深矣趙不救魏則必堅守是兩敵也兩國相持必兩
景舍曰不然昭奚邨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
不救趙上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
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上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
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必與魏戰魏怒
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上魏相敵而齊秦雁
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接楚取睢藏之間○
魏氏惡昭奚邨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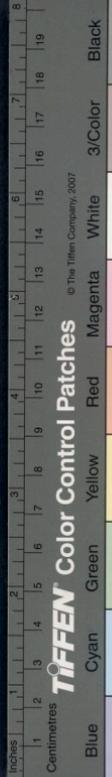
其親近而總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世吾君臣之
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矣夫告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
難為之外為其淮外謂魏也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
幾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楚威王蘇秦為之合從說楚
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
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北有汾陘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
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
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弱則
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聞之治之
其未亂為之其未亂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從合則楚王
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
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
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



此語發而發
而而後之

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狹強
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道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
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兩者
大王何若焉○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
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
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
將何問者也彼有蕪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天爵豐其祿
以憂社稷者有斷胆快腹一顧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志於死耳
不求利也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
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
朝屈襄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
故彼蕪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
身獲於水濟言其初賤而財於往國注同以子高為打定白公之
禍寧楚國之事使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顧名不挫於諸侯

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
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
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
吾將深入吳軍若朴一人若梓一人梓持髮也以與大心者也社
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以厲衆也故斷胆快腹一顧而萬世不視
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
入郢莫君身出大夫悉厲百姓離散焚膏勸蘇贏糧潛行上崢山
踰深溪蹠穿膝暴瀟足下暴傷也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
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頤而殫悶殫狂殫氣絕也楚
不知人楚莊同無目也秦王聞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秦
其首名濡其口勃蘇乃蘇蘇死更生也秦王遂出革車千乘卒萬
人厲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
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吳與楚戰
於柏舉三戰入郢莫君身出大夫悉厲百姓離散蒙穀結關於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 The Film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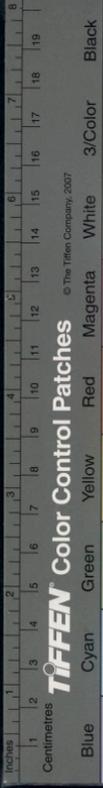
唐之上舍鬪弁印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以大臣負難
次之典雞一作雞是所以治難苟者以浮於紅逃於雲夢之中昭
王及鄧五官失法百姓蒙亂蒙穀獻與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封
之執至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
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謂犯法故不為爵
勸不為祿勉以處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
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教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
食約節節馮而能立馮依也武而能起武小低貌食之可欲忍而
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辭章聞之其君好醜者其臣決於君王直
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蘇子謂楚王曰
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
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誰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交况
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
捕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

齊急有楚以有楚之親示齊以資固於齊為任固資齊見楚見其
納情必受固是楚之賂隋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資固齊
合秦非楚之利也且夫循求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
不如令人以循之辭謾固於齊齊動也以循濟齊之辭告齊則固
言厚齊者非實齊必以固為欺也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
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
可得也○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
壽陵君皆楚之宠幸也專淫侈侈侈秦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恃
背道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
為國妖祥也君王幸辛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
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
流奔於城陽流謂走捨履也謂白晝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
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去矣此為
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



字未為達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舜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
他長續短猶以數千里曾持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
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
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天童子方將調鉛膠絲給米繫所煎
詞以飼之又施膠於絲以繫之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蟻蟻食
也黃雀因是以俯囑白粒囑囑也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主孫左挾彈右攝丸攝引持也將加
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畫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醜以為餅也
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
淹乎大沼俯囑鱉鯉仰囑鸞鶴餐香草奮其六翻而凌清風飄搖
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罝盧治
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盤噶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抃下
也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其黃鵠其小者也蔡靈聖侯之事
因是以南游乎高波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

妾石擁壁女與之馳騁于萬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
欲方受命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聖侯之事其小者
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從馭馭陵君與壽陵君飯封
祿之粟而載分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
為事而不知夫纘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
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戟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
陵君與淮北之地也○考烈王唐睢目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
得為益謂有裨也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遊絕江河言雖淺不遊行
卒於里來竊慕大君之義大言其高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實諸
懷雖及實諸二人不待盛兵而後稱勇而天下為憂西施衣褐而
天下稱靈今君相萬眾之眾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
得臣等以也夫臯其之所以缺為者以散其佐之也夫一臯之不
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臯而令臣等不散乎○容
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里之孰臣藉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中
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也以為上卿客又說春中
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
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
也君何辭之春中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
曰羈人憐主羈雖惡非獨禽殺切齒故反羈主此不恭之語也雖
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刳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
無法行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專斷其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
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
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纆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行之
妻義莊公通之崔行帥其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行不
許欲自刃於廟崔行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
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賊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
淳齒用齊權閔王之筋懸於其腐梁宿夕而死夫羈雖癩腫腹疾

上比前古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刳弑
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其於羈矣由此觀之羈雖憐
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福來與絲不知異兮閭姝
子齊莫知嬖兮嬖母求之又甚害之兮必鬻為明以羈為懲以是
為非以吉為凶為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察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太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
因賦為信謂謂懷王刳死奮忠有成更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
多知有官一義之謂謂其官之謂王其事也夫報報之反墨
墨之化墨數同報報之反言反復相尋墨墨之化言變化無形惟
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質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
載大名載名也無所冠受不傳誠言而懲劍則不足以飾行也世
不足以橫世夫秦猶總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入嗚
口利機上于王心下于百姓卒取也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
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



談辛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
服乘之有服馮車而士太行蹄申膝折申首長曾用力故然尾濕
汗漬汗多故然胎與膚同汗出於膚如潰澆汗洒地白汗交流白
汗不露骨而汗也外敗廷延廷不能貌負棟而不能上兼言步
蹇伯樂遭之下車攀而笑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倦而質仰而
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
肖既於州部城穴窮巷流落僻俗之日久矣君獨撫轡前夜僕前
手院也故去惡也使得為君高鳴庶於梁乎○趙襄子張武諫既
固趙宗廟對疆乃稍聞之塗孟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
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為主藝賦制臣無令臣賦制主故貴為
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令臣之名顯而身
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繼襄子忠然曰何哉吾
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惟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
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武對曰君之所言

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問往古天下之
同有美而必相夷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末之有也則事之不存
後郭之歸臣君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愧也○晉畢陽之孫豫
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罷之及三晉分智氏
趙襄子最怨智伯而恃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
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五耳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
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報問塗者則豫讓也刃
其并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
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
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髮去眉且刑以變其容為之人而往乞其
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竟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
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于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
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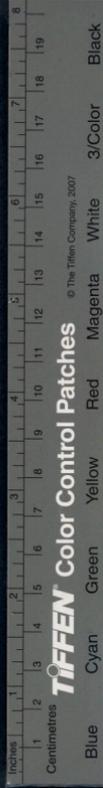
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
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裁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
為難亦得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以事君也君頃之養子當
出豫讓伏以趙橋下養子至橋而馬驚養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
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
伯城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
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
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養子乃喟然歎曰
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美其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
計寡人不令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
愛死以成名君則已寬矣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
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
養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接劍二躍呼天擊之曰而
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流泣○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劇相人臣乃至布
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預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
然秦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時談之士無敢諱忠於
前者今秦陽君相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
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
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
秦為兩敵秦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
得安故夫謝人之上伐人之國常若此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
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
麻必致檀栗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陽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
之地韓魏皆可使攻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夫
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取地封侯賞賈賜武之所以
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
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



則效宜陽宣陽劫則上郡絕河外割道不通楚弱則無接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鏖陽衛取泗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襲申而向趙秦甲涉河陰漳據齊魯則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特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擊韓申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奪秦之傳之國節而止矣韓魏不靜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禍禍必干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寡實質與不自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掄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開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規臣於秦天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入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哉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秦今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國從親以償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秦成矣○武靈王平書問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中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簡襄明王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先著焉為入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王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廢胡翟之卿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簡襄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何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事相古之勳矣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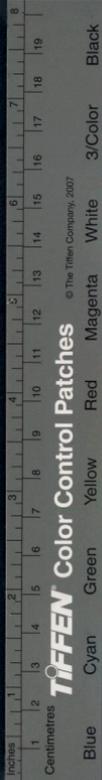
疑行無咎今王即定君道俗之慮始母顧天下之議夫夫論至德
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祗入裸國非
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
未萌至其遂行之王遂胡服使王孫雒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
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
不友親臣不逆王先王之通訓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
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
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賞信申同謂行法自近也今胡
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次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
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
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
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
也不佞獲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速
臣聞之中國若聰明賢智之所為也勳勳助賞之所聚也聖賢之

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
遠方之所觀起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
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
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節而順宜因其事而
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御異而
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
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
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
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
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
上黨而襄主蓋成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
齊之強兵侵掠吾地條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
不守先王念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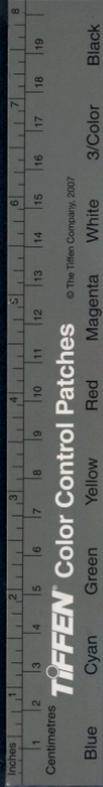
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通簡義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乃賜胡服趙文建詩曰晨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敵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讓言能定慮則不競於物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順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循法無虧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俗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禁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入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禮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者不持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駕也以私

誣國賊之類也犯奸者身死賊國者族宗及此兩者先王之明臣下之大非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道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敵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更易民而教習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並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希王夏激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友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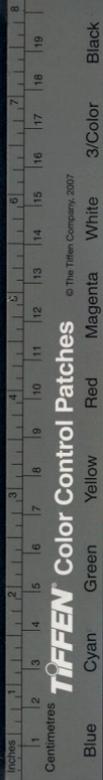
當民非亦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緣故循法之功不足以萬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交也○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謂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馮意無猶宣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審之計也立傅以行教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不累欲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疎達於變身行實慮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使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謂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

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事君者順其意不愛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趙穆後胡服服後於表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諱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交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上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犇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矣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養騎射臣恐其攻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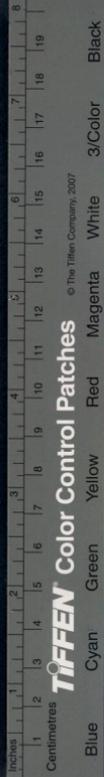
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靖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言其因，舊不可以踰遠，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智乎？趙釐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
○憲文王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且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救人善之，而賢王靈之。今足下功力非數倍於秦國，而怨毒積，患非常深，陵於韓也。晉恐即增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事據言行之不疑，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乎？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

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趙恐一事不成，故出兵以伴示魏趙，蓋以伐韓示之。恐天下之驚者，故微韓以貳之。武猶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韓意必出於是。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為前開秦，今乃以邱罪取伐，臣抵同坐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韓，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帝孰圖之也。○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餽饋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載盤，匣薄之柱上而擊



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人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長于之劍材難夫無香之享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食有是二者無鈞罕罕鍾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鈞罕罕鍾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若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交方猶敵也而國圍攻焉豈有敢以我兵以三萬攻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索猶求之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寡不至也○孝成王趙王召平陽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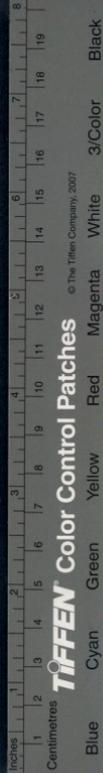
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人以通相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蚕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猶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使趙勝往受地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三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王之地而食之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齎以兵遇趙於長平○秦既解邯鄲之圍趙王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能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足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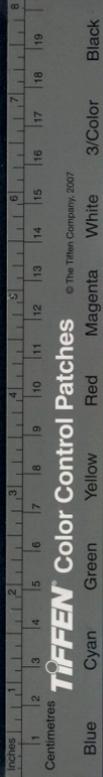
如無歸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憊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其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約趙尊秦為帝晉連見辛垣衍曰世以魏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劫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被將奪其所謂不肯而予其所謂賢者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

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罷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在涉孟之難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惡猶善也從有功乃能善秦尔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禁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君春中從則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克而有當秦之形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助之攻魏以善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與無功為智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年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



趙人多君多父猶寡諸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
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諷於清風則橫
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
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
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
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
牟過趙趙王迎之觀爰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
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奉以聽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
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久常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
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秦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
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即中以為冠王曰
即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矣駙於王之國虧損而王
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矣先王不
血食而王不以子工乃與勿又且王之先常駕犀首而駭焉服以

與秦角逐角有聞爭意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懼趙往來不絕貌乃
營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楨也○或謂建
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普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
老而多以曰多之智而愛衰色之老君必因矣建信君曰奈何曰
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墜而取道多君令普乘獨
斷之車不與之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
諸侯則普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王
而踵廣之普之軸令折矣不勝多事之任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
王厚任普以事嚴重責之未期年而普亡走矣○為齊獻書趙曰
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賢而臣竊恠王之不試見臣而
寵臣也寵猶困也困於不得見群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
見臣也重猶難以臣為不能者非也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
備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
者也王畏服之必行其說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



故秦能孤秦臣以為齊攻專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
以齊發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交
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辭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
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之
故重王無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
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
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
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
使入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
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
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送
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若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
而若惡皆無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天下車
錯非也國家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

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參雍王知之乎王曰
未之聞也所謂參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儒子也此皆
能果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
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
所愛○魏桓子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
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怨重欲無
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
觀之兵將輕敵之國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歸
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向釋以天下圖
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
大說○交侯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施
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名亦有術乎文侯曰
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眾子入而問其賢
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刻薄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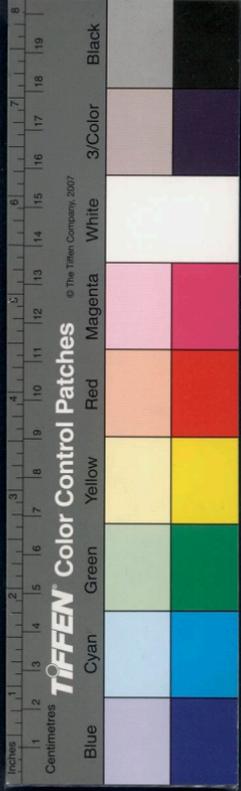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莖之幼也，以木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天類王，武夫即武，故此皆似之而非者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黃協左，高善左方之聲。田子方笑曰：奚矣？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寄於齊臣，恐君之聲於齊也。文侯曰：善。敬聞命。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弊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高板，逐之夫身葬之國，左夫門之陰，而右天豁之陽，厲華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陽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薄，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吾親從臣而勝降，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

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足以霸王矣。魏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攻，專委之子矣。○惠王魏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澠池會，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開田以待賞有功者。公叔座及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尚，直前，前而後，而不避者，猶折也。論敵之難已，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前地形之險阻，勝其形見其類，與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已卒，舉襄之力也。縣賞罰，按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察兵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已卒，舉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餘種土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君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則亦盡也。已愈多，公叔當之矣。○齊魏戰於馬陵，齊大



勝魏殺太子申襄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
難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
可臣聞之王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魏於度
而遠於計王固先爲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
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手則不如
固變服不爲人君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將人而舍其鬪
道謂與人解茶二國之間也則魏必伐齊以休楚而伐齊則必
爲楚禽矣是王以魏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
朝田嬰許諾張尹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
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獲十萬之軍而齊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
申秦楚居二國之上此其患矣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
其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
侯冉三嬖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稍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襄王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

蔡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
王平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
以爲不可不知是其可也如其明耶亡群臣之智術也上作而如
見其同耶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群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
也是其有半禁也塞不明所謂明王者失其半者也事不明而欲
王必從是胡王也○張儀爲秦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
過三十萬人地四乎諸侯四通修建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南
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
粟糧漕運不下十萬斛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
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
不朝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
從者以安社稷尊王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
馬以盟於涇水之上以相擊也夫魏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餞財而
欲時詐爲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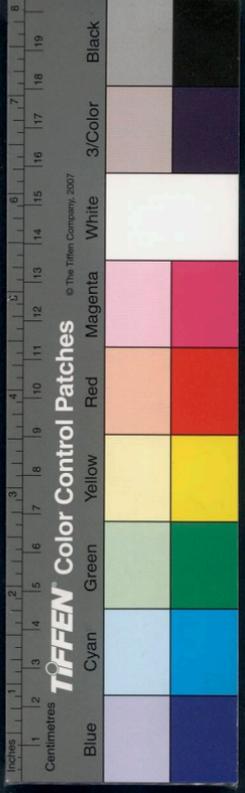
下兵攻河外拔秦街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之危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玉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畏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諸弱楚者莫如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患作秦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弱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掇秦內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強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軍約一國而成攻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將士竟日夜搗騰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入主入主貴其爵奪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鑄金交頤大王之執許之也○秦宮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

王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斬刑也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蹙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君魏信也甚矣魏信即信安其智謀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驍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請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信也則趙之謀者必四合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亡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將與秦戰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雖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王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



疾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專焉今我講難於秦兵為招管國處劇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真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先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得地則益重矣楚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攻之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也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寇須臾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以為武教得寇須臾而易知服隄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

秦武教安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東南攻藍田郟鄩○昭王蘇秦於魏欲走而之歸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使得之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郟鄩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秦宋之敵而與王爭得者王齊聞楚魏也請為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擊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為逆般之不為讎者也正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用楚伐魏又必且曰王必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



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巳言不可信故為王說大上伐秦其次宿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巳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講秦權重權重再明孰是故又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恐秦荒之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擊燕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之非我也天下可令宿秦則為初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為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憂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然百利惟巳之曾安已止言使秦具錢不擇利害惟務止魏之殘以自安也無令足下驚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離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合離國以伐會姻臣為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

匹或之女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備事三晉之吏秦陽請孟嘗君韓昭周最周韓餘為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惡粉之粉非也言合諸國請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又傳焚符之約者臣也傳之諸國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通秦秦陽若韓餘為既和矣蘇脩矣嬰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則宋郭合秦之為天下其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為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因蘇脩重報魏以齊不伐魏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秦使趙攻趙攻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魏魏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為為與盟國道於虞宮之奇謀而不聽卒毀晉道晉人伐魏交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齊秦楚所以為心腹疾者趙也言秦以趙為疾魏者趙之號也趙



